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

鬼字於唐詩中的應用

作者：劉士民

系級：中文二

學號：D9167138

開課老師：李寶玲老師

課程名稱：詩選及習作

開課系所：人文社會學院中國文學系

開課學年：92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大綱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三節 預期成果

第二章 「鬼」之文字意義溯源及其形象發展

第一節 「鬼」字本義及演變

第二節 詩經、楚辭及先秦中「鬼」的形象

第三節 漢魏六朝志怪小說中「鬼」之形象

第三章 「鬼」字於唐詩中的運用

第一節 「鬼」字的呈現

- 一、鬼
- 二、鬼之動作
- 三、鬼之物
- 四、鬼域及其他

第二節 「鬼」字在作品中的運用

- 一、以鬼強調事物
- 二、以鬼刻劃氛圍

第四章 結論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沒有見過的總是令人好奇，而鬼神方面的事情又常常被提起，「鬼文學」亦隨處可見。然而，唐詩中是不是有也這樣的情形發生呢？是不是也有詩人會以「鬼」這樣的一個特別個體來突顯，或者是表現自己的情思呢？如果有，那麼是哪些辭彙常常伴隨著「鬼」字出現呢？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將試著統計出常出現的字詞，並且試圖從這些常用辭彙中探討作者為何會如此使用，其背後意義上是不是別具心裁？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此篇報告以「鬼」字與和鬼字一起出現的字彙作為研究對象。將從「鬼」字的本意探討著手，並且將之延伸為無所不能的「鬼」。對於「鬼」的界定，本篇採廣義的設定，我們不討論「魂魄論」、「有鬼無鬼論」、「精神、陰陽、鬼神論」，文學範疇外不論，而唐代以後的鬼形象不介紹。鬼的形變將從先秦到六朝作一個蓋說，並且以此作為唐詩中「鬼」字的主要形象。

本篇報告將「鬼」字的應用辭彙分為：鬼、鬼之動作、鬼之物、鬼域及其他四方面來作統計，必且於統計所得到的結果中在試著了解為什麼作者會使用這些辭彙。

第三節 預期成果

希望能將唐詩中常出現的「鬼」字詞彙分類出來，了解唐詩中出現頻率最高的「鬼」字詞彙是何種，必且從中得到作者為何會使用這些詞彙的用意，進而體現出整首詩的詩意。

第二章 「鬼」之文字意義溯源及其形象發展

存在於人們所未知的世界中，「人」給予相對的名稱來掌控自己的無知、恐懼，甚至以「名」作為支配事物的手段。相同地，對於人死後的狀態，以至於其所存在的幽冥世界，亦附諸於相當「名稱」來支配。本章試著從「鬼」字的本義

及演變來闡述鬼的形象及其在文學發展中的應用。

第一節 「鬼」字本義及演變

首先，讓我們先從甲骨文方面來探討，甲骨文鬼字作「𪚩」，形象上而言，上半部如同一個大頭，下半部則如同人般跪著。若從篆書上而言，則寫法「𪚩」，上部也似大頭，下部也類人跪。若從以上兩者來看，則可歸納出兩點：(一)、大頭；(二)、類人。¹若從蕭兵先生《古代小說與神話》一書中所言，從中古音來讀「𪚩」，此字就是「鬼」，那麼便讀作「狒」。²那麼綜合以上的說法，形、音上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鬼」其實在一開始時的意義是「一種類人大頭生物」³，或者我們可以說「祀」其實是一種類似猩猩、狒狒之類的靈長動物。這與我們一般所認知的「鬼」其實有很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說這個「鬼」其實不是鬼。

現今當我們談論鬼時，所指的是人死後的「魂靈」或「精靈」。⁴從考古遺跡中，我們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便已經有「墳墓」的存在，甚至有類似陪葬物品的貝類飾物以象徵地位、安撫死者，那麼「殷人尚鬼」時所認定的鬼，則為「人死後的魂靈」。我們從《禮記·祭法》篇中來看：「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⁵；《禮記·祭義》：「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之鬼。」⁶很明顯地，此時「鬼」的定義偏向於「人死曰鬼」。那麼，真正明確定義「鬼」字，我們要看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

「人所歸為鬼。」⁷這是許慎給予「鬼」字的定義，並結合了《禮記》的說法，段玉裁更以疊韻訓釋言：「鬼之為言歸也。」⁸相較於「一種類人大頭生物」，「鬼」字更加接近於我們所認知的「鬼」。之所以言「接近」是因為自此延伸，之後有種種形形色色的鬼產生，千變萬化，難以估計，而這全來自於人類對於未知世界的一種臆測，或許說是為了想要駕馭這不實際的事物所演變而出的意義，但這也是在「人死後為鬼」的意義上進而擴張的。

然則，還有一點是我們必須注意的，中國古代「神」、「鬼」不是分別得很明確，我們再從《禮記·祭義》中來看：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

¹ 參考《鬼文化》，黃盛華、周啓雲編著，北京市，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03月，頁03

² 參考《古代小說與神話》，蕭兵著，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頁46

³ 同註1

⁴ 同註2

⁵ 引自《禮記今註今譯》，王夢鷗，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05月，頁598

⁶ 同註5，頁615。以上二引《禮記》說明者乃參考《鬼文化》，黃盛華、周啓雲編著，北京市，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03月，頁04

⁷ 《圈點段注說文解字》，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08月，頁439

⁸ 同註5

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凄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⁹

則鬼神其實本為一體，若說「神」與「鬼」的分別，則是我們後人所賦予的演變觀念，但是就古代先民敬鬼神，把「神」與「鬼」並列，區分並不嚴格，以這種「同位」觀點來看，「神」人們敬畏，祭祀；「鬼」人們敬畏，也祭祀，實質上，是沒有太大分別的，這也是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的。

從一開始的「類人大頭生物」到「人所歸為鬼」，「鬼」字之定義趨於現今我們所認知的「鬼」，本篇報告便是以「人死後為鬼」為主要依據，進而延伸至各種鬼的所作所為，作為以下探討「鬼」字及其形象作用的基礎。

第二節 詩經、楚辭及春秋戰國時代中「鬼」的形象

以下將從詩經、楚辭及先秦文學中節選使用到「鬼」字的作品，並且約略說明其形象、運用手法與作者所要表達的意義。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楚辭·九歌》篇章中的〈山鬼〉與〈國殤〉沒有明確使用「鬼」字，但其作為「文學之鬼」的地位卻深深影響著唐宋以降的詩篇¹⁰，所以在此特別提出。

(一)、詩經

在《詩經》三百篇中，〈小雅·節南山之什·何人斯〉與〈大雅·蕩之什·蕩〉兩詩是明確使用「鬼」字的詩歌。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爾還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篳。及爾如貫，諒不我知？以詛爾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¹¹

〈小雅·節南山之什·何人斯〉的主角是一位被親密好友背叛、陷害的失勢者，在身陷火坑，最需要人幫助的時候，卻被摯友陷害，傷心之於作此詩歌以諷刺那些為了名利，不惜犧牲別人的卑鄙之徒。「為鬼為蜮，則不可得。」中的鬼，

⁹ 同註 6

¹⁰ 參考〈若有人兮山之阿〉，龔鵬程，《聯合文學》，第十六卷，第十期，2000年08月，頁39~42

¹¹ 引自《詩經欣賞與研究》(二)，糜文開、裴普賢著，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1月，頁998~1003

狡黠而無義，不僅行動上鬼鬼祟祟，暗箭傷人，更是無所不用其及，非要置人於死地，也毋怪乎作者要悲痛了。

形象上，這是一隻賣友求榮的貪利鬼，當中又帶著狡詐、市儈的一面，與其說是人，不如說他是變相的鬼。運用鬼隱藏於黑暗中，使人膽戰心驚，甚至厭惡的特殊形象來諷刺那些陰險的「人」，此鬼是負面的，或許打入十八層地獄才能消去作者的悲傷吧！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燹於中國，覃及鬼方。」¹²

〈大雅·蕩之什·蕩〉所寫的是以西周伐商為背景，用來警惕周王朝的勸諫詩。詩中所提的「鬼方」指的是一群蠻夷之邦。在此必須特別說明「鬼方」一詞的原由，以作為之後探討「鬼」字於唐詩中應用的一個依據。

言「鬼方」一詞最早見於《易·既濟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¹³唐李鼎祚所輯的《周易集解》將之解釋為國名為「乾」的一支民族。¹⁴若以王國維於〈鬼方昆夷獫狁考〉一文所言，從「民族」來看，則認為是中國以本位思考對文化不如中原之外族的一種醜名；以「國家」而言，則是指偏遠荒涼地方的國家。¹⁵而本篇報告則採兩者歸納之義：1.夷、狄、蠻、戎之邦族；2.荒遠國家。

我們回過頭來看此篇詩歌，形象上是剽悍的一族「鬼」，自我生存於中原之外，雖被稱為「蠻邦」，卻也歸向自然。運用鬼給人一種未知的臆測之感而產生的鄙夷態度，塑造一種遠荒之地無知民族也遭受報虐對待的無奈感。

（二）、楚辭

《楚辭》當中，以〈九歌·山鬼〉為代表，展現出來的是一位身材、面容姣好，含情脈脈的女鬼（神）：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採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開。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

¹² 節錄《詩經欣賞與研究》（三），糜文開、裴普賢著，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1月，頁1373~1380

¹³ 引自《周易集解》，唐李鼎祚輯，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76年09月，頁205

¹⁴ 參考《周易集解》，唐李鼎祚輯，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76年09月，頁205~206

¹⁵ 參考〈鬼方昆夷獫狁考〉，王國維，《雪堂叢刻》6，民國羅振玉輯，藝文印書館印行

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¹⁶

前節已說明過古人對於鬼神的分別沒有強制規定，所以此篇言「山鬼」，其實亦是言「山神」。就本篇報告而言，在此以「鬼」的觀點來看。陰柔的女鬼倩影，轉眸盼顧，似乎想說什麼卻又不能多說什麼，委婉而含蓄，思念著心中所愛的那個人。¹⁷

形象上，這是一位多情女鬼，裝扮雅致而柔美，眼神、笑靨伴隨著窈窕身段，有一種與世無爭的感覺。運用女鬼的美、女鬼的心，表達出那種想愛卻又難以言情的內心掙扎，欲言又止當中又帶著恨對方不解風情之感。有無限摯情，卻也有無限感慨。

此外，〈九歌·國殤〉所描寫的是對國家犧牲生命的軍人：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壘。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¹⁸

戰爭慘烈而無情，英勇的將士們為國為民，操干戈的威武雄風，令人淚涕而下的壯烈熱血。「鬼雄」一詞下得恰到好處，讓人在敬畏之中還摻柔了悲傷之感，雖為英雄，卻已身為鬼魂。作為一篇祭祀禱詞，或許可以稍稍安慰這些忠烈之士。

形象上，是一群氣宇軒昂的戰鬼。甲冑、短兵交相錯綜，身負刀傷卻英勇抗敵，在滿覆瘡痍的戰場之上，奮勇殺敵，死也死得特別光彩。運用鬼讓人產生不死、敬畏的觀念，歌誦這些亡者的功業。這是正面剛烈的鬼，祭吊這群英雄鬼，也只有〈國殤〉最為貼切吧！

（三）、春秋戰國時代

此時期的思想蓬勃發展，作品中的「鬼」字多被使用於探討鬼存在的議論之中，《論語·雍也》：「敬鬼神而遠之」¹⁹、《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²⁰是孔子的對於「鬼」的個人見解，不多言，卻也沒有失去對於鬼的恭敬。然則，也由於「思想」所引發的鬼神議題確實令人目不暇給。傅錫壬認為，此時期所言的「鬼」無非作於一種政教、說理的工具，只是讓統治者更能掌控人民而已。²¹

以《墨子·明鬼》篇的思想為例，在形象上，墨子認為「鬼」可以懲惡揚善，

¹⁶ 引自《新譯楚辭讀本》，傅錫壬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07月，頁72~73

¹⁷ 同註10

¹⁸ 引自《新譯楚辭讀本》，傅錫壬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07月，頁74~75

¹⁹ 引自《四書集注》，宋朱熹集注，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88年06月，頁98

²⁰ 引自《四書集注》，宋朱熹集注，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88年06月，頁89

²¹ 參考〈先秦鬼故事—政教、說理的工具〉，傅錫壬，《聯合文學》，第16卷，第10期，2000年08月，頁44~46

具有為天下除害的神力在。²²運用上，則在於作為一種政治的工具。「鬼」字的出現實質上有一種「神」的形象在，這也是受到鬼、神並列觀念的影響。則其他思想家則不脫於這樣的一個潮流當中，無非是在自己的言論著作當中，把「鬼」字引用為自我思想的手段之一。

第三節 漢魏六朝志怪小說中「鬼」之形象

在「鬼」的應用愈漸頻繁後，各種「鬼」便因應而生，舉凡各種鬼類皆可以被入稱之，對於鬼的形象與定義上更加多元，延伸而出的意義不斷推陳出新。如「瘟鬼」、「瘡鬼」等這類導致人們患疾的鬼；「馬鬼」、「樹鬼」等這類動物、精怪幻化的鬼；「甲乙鬼」、「庚申鬼」等這類時序神鬼；「鬼妖」、「鬼魅」等這類龐雜著一大堆類鬼生物的集結體，各式各樣的「鬼」在此一時間不約而同地接連「出世」。²³

在漢代有王充《論衡·定鬼》集結各類「鬼」的說法，《神異經》、《玄黃經》、《洞冥記》、《神仙記》、《列仙傳》、《異聞記》等鬼跡遍佈。魏晉六朝有《抱朴子》的〈仙論〉、〈登涉〉、《淮南子·汜論》諸篇章對於「鬼」的描繪，《述異記》、《搜神記》、《博物志》、《神仙傳》、《幽明錄》等²⁴志怪小說的盛行，不僅強化了「鬼」字出現的頻率，也使用不同的形象把「鬼」形容地活靈活現。造成此種現象的發生，謝明勳說：「六朝時人對於鬼魅的看法，因為神仙之說、巫覡之風、及道家思想等不同觀念的風雲際會、相互雜糅的促成，遂造就出此一時期『特多鬼神志怪之書』的奇特現象。」²⁵在時代背景推動之下，複雜的人生產生複雜的鬼神，也讓此時期的「鬼文學」成為一種特別的成就。

在於運用上則延襲諷刺、警世、推崇、託喻的方式，甚至有為了征服鬼魅，展現人類權威而醜化鬼神、愚化鬼神的趨向，配合豐沛的鬼魅形態，轉而更多奇幻思維的作品表達作者的用意。

綜觀此章，「鬼」字字義從「類人大頭生物」、「人所歸為鬼」到後來結合各種事物的廣義「鬼」，造就了「鬼」形象的千變萬化，無論是《詩經》、《楚辭》還是之後各朝代的「鬼文學」，刻化強調的無非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反照。因為對於無知世界的那種好奇心態強烈，所以急欲掌控這種碰不著的虛無感，進而定義出許多形形色色的鬼魅出來，這無非是讓人類多了一種有力的「媒介」可以抒發自我心中的千萬思緒，引起世人的共鳴。

²² 參考《新譯墨子讀本》，李生龍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02月，頁189~209

²³ 參考《新譯論衡讀本》，蔡鎮楚，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0月，頁1140~1157

²⁴ 參考《圖說中國鬼文化》，林禮明著，臺北縣，翌耕圖書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02月，頁64~65

²⁵ 引自《六朝志怪小說故事考論—「傳承」、「虛實」問題之考察與析論》，謝明勳著，臺北市，里仁書局，1999年01月，頁159

第三章 「鬼」字於唐詩中的運用

「鬼」總是令人感到難以承受的顫抖，然而身為「人」確又要去觸碰他，甚至是拎著「鬼」到處展示，又愛又怕，似乎這就能牽動人類最深沉的情感。於是，「鬼」就無所不在了。無獨有偶，唐詩中也出現了這種情形，以下將試著探討，唐詩中出現的「鬼」字與其合用所形成的辭彙是怎麼樣的一種鬼，而作者又何以「拎」著這些「鬼」走。本章將從最常出現的幾組辭彙當中試圖探討作者使用這些詞彙的用意。

第一節 「鬼」字的呈現

「鬼」字單獨出現的機率事實上並不大，甚至單指「鬼」來看也只是「鬼」而已，沒有令人更進一步想象的空間，所以我們從最常出現與「鬼」字聯用的辭彙之中，挖掘這些鬼的蹤跡。以下將之分為鬼魂、鬼之動作、鬼物、鬼域及其他四個方面來探討這些常出現的「鬼」。

一、鬼

從全唐詩²⁶四百餘首有「鬼」字的唐詩之中，「鬼」的出現就出現了 325 首，此中自有重出者，現將之分為特定（211 次），不特定（114 次）來說明：

（一）、特定

所謂的特定，也就是明確指出是何種鬼。唐詩之中，特定的鬼最常出現的前二者為：鬼神／神鬼、山鬼。

1.鬼神／神鬼

此處將鬼神與神鬼並列為一，乃是因為此二者所指的是同一種鬼，是具有「神性」在的鬼。中國人向來對於鬼神就是同位的思考模式，祂指的可能是人死後的靈魂，祖先的神靈、形體之靈，精神之靈、天地造化的道理等。然則此處我們是以第一者，也就是「人死後之鬼」為依據。此類於詩中鬼神出現的次數有 104 次，神鬼有 26 次，合計 130。由此可見其重要性。

此類的「鬼」，祂的形象是令人敬畏的、神秘的、美好的、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無所不能的。於是岑參〈秋夕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的「幽引鬼神聽，淨令耳目便」寫得是連「鬼」都會來聽的美妙音樂，這樣的一隻鬼被作者引來讚美一音樂，讚美彈琴者的技巧。而在於盧仝〈哭玉碑子〉的「輕敲吐寒流，清悲動神鬼」則把神聖的「鬼」淚流涕下的情感描繪出，強調的事件的重要性，連鬼神都會被哀傷的氣氛所感染，這事可以不重要嗎。劉禹錫〈客有為餘話登天壇遇雨之

²⁶ 此次報告所統計之唐詩出處來自「全唐詩搜尋系統」，網址 <http://cls.admin.yzu.edu.tw/QTS/>

狀因以賦之〉中「蛟龍露鬢鬣，神鬼含變態」則用鬼神的神秘、無所不能的形象來強化山中遇雨的「雨」是多麼地令人心驚。則我們可以看出，「神鬼／鬼神」一詞的使用無非是在詩句中強調某種被形容的事物的「可塑性」。

2. 山鬼

出於《楚辭·山鬼》，深情緩緩的山鬼，進一步的解釋是山中出現的鬼魅。形象上可以是《楚辭》中那多情的、體態美好的、令人為之嘆息的鬼，也可以是山中那聲音宏亮的、一足的夔²⁷。此類於唐詩中出現的次數為 24 次。

李頎〈登首陽山謁夷齊廟〉中「落日弔山鬼，回風吹女蘿」是那多情的女鬼，思慕伯夷、叔齊卻無所見，只剩那女蘿在場景上飄動，把詩人的無限感慨表露無疑。白居易〈送客之湖南〉有「山鬼趨跳唯一足，峽猿哀怨過山聲」的「鬼」是山夔，一足的鬼不是用飄的，而是單腳慢慢地跳，似乎想要拖延時間，貪圖剩下一點點與友人相處時光。

3. 其他

其他還有戰鬼、羅剎鬼、瘡鬼、瘦鬼、書鬼、才鬼、水鬼、尸鬼、學瑟鬼、刀槍鬼等等，總計有 51 次。這些鬼形象產生在於與「鬼」字同時出現的字義上，如李昌符〈送人出塞〉：「戰鬼秋頻哭，征鴻夜不栖」形象上就如同《楚辭·國傷》的那些英勇鬼雄，祂們的淚，似乎還有著永別家人的悲憤在。司空曙〈梁成老人怨〉：「朝為耕鐘人，暮作刀槍鬼」此則是喪命於刀槍下之人所成的鬼。

(二)、不特定

不特定者泛指所有無名的鬼，常出現的有鬼魅、鬼物、鬼怪。

1. 鬼魅

泛指鬼怪之物，出現次數有 11 次。如孟郊〈連州吟〉：「正直被放者，鬼魅無所侵」因為內心正直無懼，所以那些不好的、令人為之膽怯的鬼也沒有辦法作祟，傷害自己；陸龜蒙〈孤雁〉中「或聞通鬼魅，怪崇立可辯」鬼總是神通廣大不可欺瞞的，是陰間之判者，可以明辨是非。

2. 鬼物

鬼怪、鬼魅，對於有別於生人者，就稱之為鬼物，出現次數 10 次。如韋應物〈雜體〉：「黃昏窺人室，鬼物相與期」黃昏時分，鬼魅們相約出現，蠢蠢欲動之感；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指的是雕梁畫棟上如鬼所繪的斑斕圖繪。

3. 鬼怪

鬼魅妖怪，以或者是想像中的怪物。出現次數 7 次。杜牧〈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川口堤防決，陰車鬼怪掀」是作惡之鬼，毀堤掀車，令人難以招架；羅隱〈江州望廬山〉：「深處不唯容鬼怪，暗中兼恐有風雷」此鬼留連於廬山之中，

²⁷ 《山海經·大荒東經》中之一足怪獸，聲音如雷鳴，又叫做山綽。參考《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山海經》，李豐楙編撰，臺北市，時報文化初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1 年，頁 278

隱密而令人摸不透，同樣給人一種神秘感。

4.其他

除上述出現次數較多的詞彙外，則只就是單純的「鬼」，沒有因為死因或者是附著於任何物品上所形成之鬼。此類出現次數為 110 次。李白〈門有車馬客行〉：「生苦百戰役，死託晚鬼鄰」三十餘年追求功名，身旁好友都已是黃泉下人，如今只有等著與這群鬼友重聚了，這是一群君子之鬼啊！韓偓〈再思〉：「但保行藏天是証，莫矜纖巧鬼難欺」則將鬼的神通廣大顯現而出，形象是令人敬畏的。

二、鬼之動作

強調鬼所作出的動作，因之動作的不同，所表達的情感亦有所不同。此類出現之次數為 35 次，其中以鬼哭、鬼嘯為頻率高者。

1.鬼哭

鬼哭神號總是哀痛的，悲慘而恐怖的聲音卻也在唐詩中出現，這樣驚心動魄之聲，出現 15 次。王翰〈飲馬長城窟行〉：「鬼哭啾啾聲沸天，無罪見誅功不賞」舊時長城建工鬼，沒有過錯卻落得骸骨堆於行道旁，無怪乎發出悲慘之聲了。賈島〈哭盧仝〉：「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鄰比」這鬼哭的其實也是為盧仝哭，四十餘年來有才卻不得賞識，這種悲，鬼也哭得淒厲。

2.鬼嘯

鬼之叫聲。出現 5 次。吳融：〈彭門用兵後經汴路〉：「風吹白草人行少，月落空成鬼嘯長」這般「鬼叫」渾厚的聲音更顯得塞外那空曠無涯的單調與惆悵。鬼，是孤單而無奈的鬼。莊南杰〈湘弦曲〉：「鶯啼寂寞花枝雨，鬼嘯荒郊松柏風」鬼聲長嘯，似乎這樣的一聲就如「銀瓶乍破水漿迸」般，令人印象深刻。

三、鬼之物

以鬼作為形容，將鬼付諸於物品上，作為鬼一種分身，附身次數 29 次。以鬼火、鬼工出現最高。

1.鬼火

夜晚時在墓地或郊野出現的淡綠色火光，因此被人為是鬼出現時所點的火。點火次數 11 次。于鵠〈野田行〉：「寒狐上孤冢，鬼火燒白楊」給人一種荒涼之感，日暮之時點起燐火燒白楊，似乎燒起一種惆悵，燃起思念的那個人。曹松〈古塚〉：「呼應風雨夕，鬼火出林明」幽幽火光映照著古塚，刻劃氛圍，墓中的鬼靈哪，正不安於室，陰森的濃墨攏籠罩著。

2.鬼工

形容事物製作的精巧，不似人為者，我們認為只有鬼神才有這樣的巧藝，所以稱之。出現次數 7 次。岑參〈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寺廟的精巧佈置，根本就非人所及，所以詩人認為只有鬼神才有這般的才能，也只有如此才能途顯出建築的巍峨。皮日休〈太湖詩〉：「厥狀若虺蜴，鬼公不可圖」因為難以置信，甚至比「鬼」所作更為人讚嘆，所以將之比「鬼工」，

則更近一層告知太湖風景之譎奇。

四、鬼域及其他

鬼域指的是鬼居住的地方，抑或事鬼神常常出現的地方。總計出現 30 次。以鬼方、鬼門為主。

1. 鬼方

指的是夷、狄、蠻、戎之邦族，或是荒遠國家。甚者在此我們可以看成一族鬼所生存的地方。現次數 11 次。鮑溶〈苦哉遠征人〉：「憶昔從此路，連年征鬼方」便是寫這群外族鬼，邊塞征戰，總是如入鬼域，一近難出。張說〈將赴朔方軍應制〉：「恭憑神武策，遠御鬼方人」突顯將軍統馭力之強，連那荒遠國家上的兇鬼都可以制服。

2. 鬼門

鬼魂出入陰陽兩界的門戶，或是險惡偏遠的地方。出現次數 5 次。王建〈送留人〉：「陰雲鬼門夜，寒雨瘴江秋」陰森之感透過鬼門，似乎所送走的不是人，而是鬼。韓愈〈寒食日出遊〉：「念君又屬難荒吏，路指鬼門幽且賈」擔心有人這一去，如赴鬼門，一去而不覆還，鬼門儼然就成爲「死門」。

3. 其他

於此四大類之外，還有一些如鬼身上器官的鬼手、鬼眼、鬼膽、鬼血，還有鬼雨、鬼氣、鬼俗等，出現次數爲 8 次。柳宗元〈寄韋珩〉：「奇瘡釘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經纖毫」這般令人疼惜的病手。李賀〈感諷〉：「鬼雨灑空草，長安夜半秋」讓鬼所下之雨帶出陰涼氣氛。

以上四類作爲一種分類雖然不是很精確，但實際上可以看出唐代詩人常用的「鬼」字詞彙是不不少的，這次乎有用「鬼」的形象來加強作者想要表達的事物，抑或事情感，當然這樣的手法確實是達到了目的，神秘而令人敬畏的「鬼」，畢竟還有祂的地位在。

第二節 「鬼」字在作品中的運用

在我們了解最常出現的字彙後，我們可以發現詩人在使用這些「鬼」詞彙的時後通常別具用意，以下我們將以以鬼強調某事物、以鬼刻劃氛圍兩個最大運用類別來得之其技巧的可行性與重要性。

一、以鬼強調事物

詩人們常常以「鬼」的神秘性、不可侵犯性與人們崇敬、畏懼的心態來強調所要描繪的事物，而且「鬼」還給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形象，所以用「鬼」來

強調事物是最為合適不過的。我們可以從「鬼神」一類的辭彙中發現到，當詩人企圖引起讀者注意時，便會用「鬼」來強化。比如要強調一件事情的悲傷感，多用「鬼神哭」、「鬼神泣」的辭彙。「鬼」總是給人一種與人間隔閡的感覺，如果以本來不理會人世的「鬼」讓祂因為接觸了詩人所要強調的事物而有所感動、抑或是行動，那麼那件事是物的重要性就提高了。岑參〈秋夕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幽引鬼神聽，淨令耳目便」的「鬼神」就是就是用來強調音樂的可聽性，因為不理會人世的鬼神都被吸引而來欣賞，那麼普通人又怎能抵抗呢？因為鬼神的賞識，則詩人要強調的「音樂」便突顯而出，成功地達到目的。

這也是用既有的形象去強化事物的重要。比如王昌符〈送人出塞〉：「戰鬼秋頻哭，征鴻夜不栖」。「戰鬼」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戰場上奮勇殺敵、慷慨激昂的英雄形象在，然而「男兒有淚不輕彈」更何況是非常陽剛的「戰鬼」呢？所以當不能，或者是不會哭的「戰鬼」哭了，那麼這件事情就成了必須被注意的焦點。那麼在此詩中「戰鬼」這「男兒淚」就把邊疆征戍生活可痛苦表達出來，不必用過多的修飾，只是一個「戰鬼哭」就什麼都強化了。

二、以鬼刻劃氛圍

通常一個環境的營造，往往要用上一、兩句詩才能展現，然而「鬼」字辭彙應用於唐詩中時，往往是一句，甚至是單一個辭就能夠強調出詩人所要表達的場景有何特色。「鬼火」就是一個很常用的辭彙，例如曹松〈古塚〉：「呼應風雨夕，鬼火出林明」如果不看全詩，單就這兩句以樣營造出一種「空山不見人」的幽靜場景，緊接著「鬼火」一出，我們知道是「鬼」要出現了，那麼「鬼火」最常出現的地方是哪裡呢？我們從經驗中了解到，「鬼火」是墓地中人類骨骸所分解而出的一種氣體，因為接觸空氣而燃燒的一種現象。那麼「鬼火」就會很自然地聯想到「墓地」，而墓地又是一堆「鬼」聚集的場所，那麼整個連結就串上了，而古塚的「古」，幽暗陰森的場景就突顯出來了，只是「鬼火」一辭，就帶出了整個場景，在於環境描寫中可以說是很成功的。

又如「鬼哭」、「鬼嘯」所營造的氛圍是令人駭聞，是什麼樣的情況下「鬼」會有這樣的動作呢？而鬼本來就有神通的形象在，則加諸於動作之上，是不是又行程了加乘的效果呢？「鬼哭」一辭的使用就刻劃出強烈的悲傷之感，因為這樣的淒厲之聲，而風脫出整體的悲涼之感，「鬼嘯」的驚人叫聲也是如此，於是在氛圍營造下，便增強了詩的臨場感，使讀者更加接近詩人。

綜觀此章，我們了解了常用的「鬼」字辭彙別有哪些，而這些辭彙雖然分屬於不同的類別下，但是卻能有相同的作用在，強調事物、刻劃氛圍。而這些運用不外乎使詩人所要表達的意思更加具體化，讓讀者了解詩人，也能夠了解詩作。

第四章 結論

我們發現，不管分類上是否有妥當，事實上在運用的層面上是可以互通的。而單就一個辭彙而言，亦是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如「鬼哭」可以用來強調事物的悲涼、淒愴，當然也可以用來刻劃氛圍，彰顯出詩景的體現度。也就是說，分類幫助我們了解哪些辭彙是經常被使用的，而運用方式則是分類的擴充，告知我們這些辭彙的運用是多元的，不是單一的。事實上，這也是「鬼」字比身的特色，「鬼」本來就飄忽不定，難以用一個固定的模式、形象來套牢牠，我們只能從較常聽到的，較常接受到的訊息來了解牠而已。

「鬼神」、「神鬼」、「山鬼」、「鬼魅」、「鬼物」、「鬼怪」、「鬼哭」、「鬼嘯」、「鬼火」、「鬼方」、「鬼門」等是我們在唐詩中最常看到的「鬼」字辭彙。而透過這些辭彙的運用，又了解到「鬼」字辭彙在被使用的過程中，實際上有強調突顯某件事物、刻劃環境氛圍的作用在。當然這不是一定的，但至少這些分類方式與運用手法是確實存在的。而我們從這個結果中也了解到，「鬼」事實上是存在於各種文體當中的，甚至在唐詩中更突顯出牠的存在，精練而簡明的語言，確實也把「鬼」給人無法不去理會、又畏懼、又好奇的感情挖掘出來。於是，唐詩中也有「鬼」的存在，無疑地，牠更擴大文學修辭技巧的範圍，使文學展現新的風貌。



參考書目

一、古籍

01. 《周易集解》
唐李鼎祚輯，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76年09月，再版
02. 《圈點段注說文解字》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08月再版
03. 《雪堂叢刻》6
民國羅振玉輯，藝文印書館印行

二、現代專著

01. 《靈魂與心》
錢穆著，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6年02月，初版
02. 《禮記今註今譯》
王夢鷗，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05月，五版
03. 《新譯楚辭讀本》
傅錫壬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07月，初版
04. 《詩經欣賞與研究》(二)、(三)
糜文開、裴普賢著，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1月，改編版
05. 《四書集注》
宋朱熹集注，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88年06月，初版
06. 《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討》
蕭登福著，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0年08月
07. 《中國古代鬼神大觀》
尹飛舟、吳康、汪建新、孫適民、黃滿生、熊志庭等著，南昌市，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05月，初版
08. 《古代小說與神話》
蕭兵著，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
09. 《九歌析論》
錢誦甘著，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01月，初版
10. 《中國古代夢幻》
吳康著，臺北市，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01月，初版
11. 《六朝佛教志怪小說研究》

- 薛惠琪撰，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5年02月，初版
12. 《圖說中國鬼文化》
林禮明著，臺北縣，翌耕圖書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02月
 13. 《鬼文化》
黃盛華、周啓雲編著，北京市，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03月，初版
 14. 《新譯墨子讀本》
李生龍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02月，初版
 15. 《新譯抱朴子》
李中華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04月，初版
 16. 《屈原與楚辭》
姜亮夫、姜昆武著，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09月，二版
 17. 《談鬼論怪》
劉景亮著，臺北縣，華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09月，初版
 18. 《新譯淮南子》
熊禮匯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05月，初版
 19. 《新譯論衡讀本》
蔡鎮楚，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0月，初版
 20. 《搜神記的神異世界》
屈育德、萬建中、陳遠山編著，臺北市，大村文化初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03月，初版
 21. 《六朝志怪小說故事考論－「傳承」、「虛實」問題之考察與析論》
謝明勳著，臺北市，里仁書局，1999年01月，初版
 22.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山海經》
李豐楙編撰，臺北市，時報文化初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1月，三版
 23. 《楚辭筆記》
張煒著，臺北市，時報文化初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03月，初版

三、單篇期刊論文

01. 〈透視李賀詩中的鬼神世界〉
黃永武，《書評書目》，69期，1979年01月，頁57~64
02. 〈透視李賀詩中的鬼神世界〉
黃永武，《書評書目》，70期，1979年02月，頁47~53
03. 〈「安息罷，安息罷，受擾的靈！」－中國傳統小說裏的鬼〉
余國藩，《中外文學》，第17卷，第04期，1988年09月，頁04~36
04. 〈人世間的虛擬實境－古典文學中的鬼世界〉
李進益，《人本教育札記》，69期，1999年08月，頁41~45

05. 〈中國人的鬼意識與鬼節〉

謝聰輝，《聯合文學》，第 16 卷，第 10 期，2000 年 08 月，頁 36~38

06. 〈若有人兮山之阿〉

龔鵬程，《聯合文學》，第 16 卷，第 10 期，2000 年 08 月，頁 39~42

07. 〈先秦鬼故事—政教、說理的工具〉

傅錫壬，《聯合文學》，第 16 卷，第 10 期，2000 年 08 月，頁 44~46

08. 〈六朝隋唐的小說鬼〉

王國良，《聯合文學》，第 16 卷，第 10 期，2000 年 08 月，頁 47~48

09. 〈六朝志怪小說中的人鬼關係—由心理分析的觀點論之〉

徐宗潔，《古今藝文》，第 29 卷，第 03 期，2003 年 05 月，頁 39~46

